

毛峙三宝

□自在



毛峙村全景 徐正帮 绘

朋友老陈，家迁至定海城经年，旧居在毛峙渔村。他对昔日故园总怀一片缱绻之情，邀我前往一探。

出定海城向北，车辙穿过田野村庄，吹来咸腥的海风。道路戛然而止，忽见一丛丛鳞次栉比的黛瓦老屋扑面而来。老陈用手一指说，这清代光绪年间就静静泊在海边的渔村，就是毛峙。

据老陈介绍，毛峙原是孤岛，形状似一只卧着的猫，故叫猫峙，后来随滩涂上涨和围垦，遂与定海本岛连在一起。先人认为，猫峙村名不雅，就改名毛峙。鼎盛时有六七十艘渔船，3000多号人，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。

我问，毛峙有何看点？

老陈颇为自豪地说，村里有“三宝”：天后宫、养虾场、乡贤荟。

我笑笑说，那就去看看你们的“吉祥三宝”。

1

第一站，看天后宫。沿狭窄而蜿蜒的毛峙老街步行，街两边有不少民国建筑，许多房子人去屋空，偶有老人在院中晒太阳。不少斑驳的三合院、四合院，青苔爬满马头墙，木格窗棂，还不乏清代建筑，风骨沧桑。像一坛坛醇香的老酒，埋在弄堂深处。人行其间，仿佛穿越到百年前的岁月，耳边传来摊贩一阵阵卖鱼的吆喝声。

弄堂里还有一处“渔俗馆”，那天闭馆，无缘一见。据说，那里陈列着众多渔具等老物件，宛如在向人们诉说着渔村昔日的辉煌。

从前，海是毛峙人的天然粮仓，男人多靠海吃饭，村子因渔繁荣。毛峙村姑鲜有外嫁的，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呗。

自改革开放后，年轻人视野洞开，羡慕城里人的生活，渔村再也拴不住一颗颗驿动的心。小伙不愿再下海捕鱼，去城里的世界闯荡，导致百年渔村愈发孤寂。

在老街尽头，海边山麓旁的天后宫，仿佛一位淑女半遮琵琶，娇羞矜持地固守着边地。门前立一块石碑：1884年建宫，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彼时，天后宫正在重修。宫庙占地600多平方米，四角飞檐高挑，琉璃瓦盖顶。殿内清代泥塑妈祖，面貌清秀，低垂的眼睫上，还栖着光绪年间的尘埃，却掩不住慈祥的目光。

老陈告诉我，清朝时期，为躲避战乱，毛峙原住民多从宁波镇海、余姚、北仑等地迁徙而来，他们筑舍搭窝，以捕鱼为生。一天，渔船拢洋，大雾锁海，渔船在海面打转，忽见一点暖光从山坳里升起，引导渔船穿过雾帘，安全泊岸。擎灯者为何方神仙？渔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传说中的妈祖。妈祖起源于宋代福建湄洲岛，她勇敢无畏，济困扶危，是沿海渔民的保护神。从此，渔民在亮灯处搭了个简陋小屋，将妈祖供奉起来，如今天后宫已在海风里站了百余年。

2

我们前往参观旭旺养殖场。养殖场在村西边，占地五六百亩，几十座透明穹顶塑料大棚次第排开，它运用现代科技工厂化精养模式，一度成为舟山最大的养虾场，获农业部“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”称号。老陈原是养虾场的初创者之一。

我问：“舟山是以海洋捕捞为主的著名

渔场，你们当初何以选择养殖？”

老陈略一沉思说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舟山海洋渔业资源呈衰退趋势，勇立潮头的毛峙人，把村里大批盐田改成对虾养殖场。一次，他从媒体上看到国外“耕海牧渔”成功案例，颇受启发。后来，恰逢村里推出经营承包制，他和弟弟便租下这片蓝色牧场。主产品是南美白对虾，个大肉质鲜美。母虾每年从美国空运来，先在珠海培育，出苗后再空运抵舟山，每尾虾苗都小心呵护。科技养虾，嵌入全产业链各环节的作业流程中。

漫步场内，只见各地运虾车频繁出入。养殖场负责人用手机APP调控着水温，昔日捕鱼人，如今在物联网终端续写着耕海传奇。

养虾是个技术活。从捕捞到养殖，兄弟俩在干中学、学中干，要点很快掌握，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，创造了许多养殖传奇。在场部荣誉室里，我看到挂满各级政府表彰奖状。在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之时，老陈另谋他业，养虾场交给了弟弟和侄子打理。

在毛峙村海上捕捞船集体退场之后，此处蓝色粮仓，解决了众多转产转业渔民求业生计，增添了村级财政收益，渔村从捕捞到养殖转型，也为我国渔业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产业创新的生动样板。

3

最后一站，看乡贤荟。在村文化礼堂专栏中，我看到了毛峙乡贤榜，它旨在树立乡贤榜样，见贤思齐。

毛峙的乡贤，或品德示范，或业绩彰显，或为民办事，以立言、立功、立德荣耀乡里，励志村民。这个地处偏僻的小渔村，由几百盏渔火点亮的海岸线，如今仅有1500多人，却乡贤荟萃。

在这里，不妨罗列一下：有捕鱼能手、开拓舟山首条远洋捕捞航线的全国劳动模范张彭年；有省养殖专家陈龙、陈文龙兄弟俩及侄辈；有国家一级美术师、中国美协会会员徐锋，其父其女及侄女，一门出三代画家的，不多见。他们曾在舟山美术馆举办三代画家联合展，一时名扬岛城；有沙雕兄弟张伟康、张永康，本是木雕艺人，自1999年在舟山国际沙雕节上，两人凭借沙雕作品《海上卧佛》声名鹊起，逐步走向世界，如今已成为沙雕艺术大咖，多次捧回沙雕国际大奖。还有作家孙和军及一批企业家、技术专家、创业明星……

这个地处定海犄角旮旯的小渔村，簇拥众多乡贤，足以令人惊叹！我想，乡贤是毛峙村最大的宝。善于用好这些宝贵资源，何愁毛峙不振兴？

“我眼里的舟山”征集

请将您的稿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：zswb03@zsnews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眼里的舟山投稿”，并在邮件正文内留下您的姓名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如投图片请标注拍摄地点和时间。

您也可以关注“舟山晚报”微信公众号、“舟山晚报”小红书，在后台留言投稿。

定海中大街 寂静中长出繁华

□乐文慧

定海中大街，这条被唤了三百多年的老巷，不是那种断壁残垣的老，不是那种被写进文物保护名录供人凭吊的老，而是像一个人坐在廊下，膝盖不太听使唤了，但眼神还亮着。

它是有身体的。青石板是它的骨骼，一块一块从明末铺到道光，从道光铺到今天，磨得溜光水滑，每一道凹痕都是岁月摞下的指纹。封火墙是它的脊梁，高高地撑着，把天空裁成窄窄的一条，像一个人再瘦也不肯弯折。木结构的老屋是它的皮肤，朱漆剥落了，门板泛黄了，榫卯松动了，但骨架还在，像一个人脱去了年轻时的衣裳，露出底下的底子——底子好的人，穿什么都体面。

它是有脾气的。梅雨季的时候，石板缝里渗出细细的水渍，它在叹气；台风过境的夜里，屋脊上的瓦片叮叮当当响了一宿，它在咳嗽；盛夏午后的闷热里，整条街一丝风也没有，空气凝住了，它在屏息。住在老街深处的人早就习惯了——哪面墙开始掉灰了，哪扇门又合不严了，哪根梁又开始吱呀了，中大街在用身体告诉你，它哪里不舒服。

但它从不说疼。

战火烧过它的眉骨，它没吭声。斧钺划破它的衣角，它只是把伤口藏进更深的砖缝。曾经的迁海令，千百户人家从它怀里被生生拽走，它没有拦，也拦不住，只是把那一声声回望收进了骨子里，三百年了，每到黄昏还会隐隐地疼。后来人们修了又修，刷上新漆，它像一个被孙子打扮的老人，笑着由他们折腾。

中大街最会记事。它记得蓝理推门进来时铠甲上的血腥气；记得城隍庙前戏台开锣那天，半个定海城的人都涌过来；记得道光年间，糕饼铺子刚出炉的乌馒头蒸腾的热气；记得有人每天清晨拎着暖水瓶去打一分钱一瓶的开水时脚步的轻……它记得每一双手——清晨卸下门板的粗糙的手、午后揉面的沾满米粉的手、傍晚摇蒲扇的青筋凸起的手。它把这些手一一收进自己的掌纹里，像树把年轮收进身体。

中大街最温柔的时光，是每天清晨祖印寺钟声响起的那一刻。钟声翻过屋脊，落在它的肩头，像有人拍了拍它说：还在呢。它便应一声：还在呢。然后整条街就醒了。不是被闹钟叫醒的醒，不是被人声吵醒的醒，而是一个老人听见老友的声音，从深沉梦里慢慢浮上来的那种醒。他睁开眼，看见窗外还是那条巷子，还是那方天空，还是那些来来去去的人，便安心地叹一口气，开始新的一天。

它也学会了吐故纳新。年轻人来开咖啡馆，它嘟囔着从前这里可不是这样的，却把最好的阳光留给了新挂上去的招牌。有人来开书吧，它嫌书架挡住了老墙的纹路，却在夜里偷偷让月光照在书脊上，像给新书盖一个古老的印章。它慢慢明白，一条街的活着，不是把自己原封不动地保存进琥珀里，而是像一条河——河床是旧的，但水是新的。它守住的是河床，不是水。

三百多年，足够一座城墙从完整变成遗址，也足够一条街从繁华走到安静，再从安静里长出另一种繁华。

